淡江時報 第 372 期

**八 年 抗 戰 無 怨 悔 ☉ 數 研 所 博 士 畢 業 生 張 員 榮**

**特刊**

六 月 九 日 接 到 淡 江 時 報 的 賴 小 姐 電 話 ， 希 望 我 能 在 畢 業 前 ， 發 表 一 些 在 本 校 學 習 的 感 言 。 我 衷 心 感 謝 賴 小 姐 的 邀 請 ， 更 佩 服 她 的 獨 具 慧 眼 ， 因 我 實 在 夠 老 （ 已 四 十 三 歲 了 ） ， 在 本 校 讀 得 更 夠 久 （ 包 含 休 學 共 計 八 年 ） ， 也 就 夠 資 格 來 向 各 位 讀 者 談 談 自 己 這 段 求 學 的 心 路 歷 程 了 。

身 為 本 校 「 新 八 年 抗 戰 」 的 歷 史 見 證 人 ， 我 要 說 的 仍 是 「 無 怨 無 悔 」 四 字 。 做 學 問 本 來 就 是 勇 往 直 前 ， 義 無 反 顧 的 。 我 從 輔 大 數 研 所 畢 業 後 ， 即 回 到 母 校 淡 水 新 埔 工 專 擔 任 教 職 。 說 到 新 埔 ， 有 一 點 也 要 趁 此 機 會 向 各 位 讀 者 報 告 ， 此 校 乃 由 基 督 教 臺 灣 聖 公 會 及 上 海 聖 約 翰 大 學 校 友 共 同 創 辦 。 本 校 張 創 辦 人 建 邦 博 士 就 是 聖 約 翰 大 學 的 校 友 ， 且 擔 任 新 埔 董 事 多 年 ， 貢 獻 良 多 。

我 在 新 埔 擔 任 行 政 工 作 七 年 之 後 ， 一 直 希 望 能 抽 身 離 開 行 政 工 作 ， 以 免 技 藝 不 精 ， 反 倒 被 學 生 所 淘 汰 。 正 巧 本 校 數 研 所 博 士 班 剛 剛 成 立 招 生 ； 不 但 給 了 我 進 修 的 機 會 ， 更 給 我 一 個 離 開 行 政 工 作 的 充 分 理 由 ； 我 想 這 是 我 要 深 深 感 謝 本 校 的 。 君 不 知 我 來 到 淡 江 校 園 重 做 學 生 ， 真 是 如 魚 得 水 ， 神 采 奕 奕 ， 好 似 年 輕 了 許 多 ！ 正 是 行 政 工 作 讓 人 老 化 ， 更 多 更 大 的 行 政 讓 人 加 速 老 化 ！

猶 記 得 第 一 年 來 到 本 校 ， 正 值 數 學 系 胡 德 軍 教 授 擔 任 理 學 院 院 長 ， 他 待 人 親 切 熱 忱 ， 卻 也 語 重 心 長 地 告 訴 我 們 這 些 在 職 進 修 的 同 學 ， 在 數 研 所 唸 個 八 年 算 是 很 正 常 的 ， 只 是 不 要 像 當 年 在 美 國 唸 書 的 那 位 中 國 大 陸 留 學 生 ， 在 拿 不 到 博 士 學 位 後 ， 開 槍 打 死 指 導 教 授 ！ 胡 院 長 真 是 一 言 九 鼎 ， 我 們 數 研 所 第 一 屆 博 士 班 研 究 生 也 真 聽 話 ， 還 真 的 都 在 第 八 年 才 畢 業 ！ 在 此 奉 勸 學 弟 妹 們 少 跟 胡 教 授 吃 飯 ， 否 則 在 飯 桌 上 他 一 提 到 八 、 九 年 ， 可 就 要 歷 史 重 演 了 ！ 當 然 ， 這 是 個 玩 笑 話 。 「 追 求 真 理 ， 繼 往 開 來 」 ， 本 是 每 一 個 學 子 應 有 的 態 度 。 我 的 指 導 教 授 李 武 炎 博 士 ， 就 曾 與 我 分 享 他 在 美 國 求 學 的 經 驗 ， 當 他 面 對 他 的 博 士 論 文 百 思 不 得 其 解 時 ， 也 曾 有 過 放 棄 的 念 頭 ， 但 他 的 指 導 教 授 適 時 給 予 鼓 勵 ， 激 發 出 他 不 甘 心 和 不 願 意 放 棄 的 意 志 ， 終 於 在 極 短 時 間 內 完 成 學 業 。 我 相 信 ， 在 漫 漫 學 習 長 路 上 ， 良 師 與 益 友 真 會 是 扭 轉 前 途 的 重 要 轉 捩 點 。 可 喜 的 是 二 者 我 在 本 校 都 碰 到 了 ！

在 本 校 後 五 年 寫 作 論 文 的 階 段 裡 ， 真 是 經 歷 了 酸 、 甜 、 苦 、 辣 ， 每 一 篇 論 文 寄 出 去 ， 都 是 既 期 待 又 怕 受 傷 害 。 期 待 它 一 旦 被 刊 登 ， 即 順 利 畢 業 ， 害 怕 它 一 再 被 拒 絕 ， 又 要 另 起 爐 灶 。 我 想 ， 人 生 亦 復 如 此 ， 總 是 在 嚐 試 錯 誤 中 更 加 精 進 ， 只 是 我 們 的 韌 性 與 毅 力 ， 是 否 經 得 起 千 錘 百 鍊 與 各 種 試 探 ！ 當 然 ， 指 導 教 授 的 百 般 鼓 勵 ， 系 上 老 師 的 不 斷 打 氣 ， 系 辦 助 理 的 精 神 鼓 舞 ， 在 在 使 我 在 灰 心 喪 志 中 面 見 曙 光 ！

畢 業 並 不 是 學 習 的 結 束 ， 它 代 表 我 們 新 學 習 的 開 始 。 一 九 四 八 年 六 月 ， 一 位 軍 官 在 以 色 列 戰 役 中 陣 亡 。 在 他 的 錢 包 中 有 一 張 卡 片 ， 敘 述 離 別 。 上 面 這 樣 說 ：

「 我 站 在 海 邊 ， 一 艘 船 在 我 身 旁 展 開 它 的 帆 ， 在 清 晨 的 微 風 中 ， 開 始 駛 入 海 洋 中 。 她 代 表 了 美 麗 及 力 量 。 我 站 在 那 兒 看 著 她 ， 一 直 到 她 變 成 一 朵 白 雲 ， 在 海 天 交 接 處 消 失 。 有 人 在 我 身 旁 說 ： 『 看 ， 她 消 失 了 ！ 』 。 消 失 了 ？ 只 是 在 我 眼 中 消 失 。 其 實 她 是 一 樣 的 存 在 ， 她 的 桅 杆 ， 她 的 船 身 ， 都 是 與 先 前 離 開 我 時 一 樣 的 大 。 她 一 樣 能 載 貨 ， 運 往 目 的 地 。 她 的 消 失 ， 是 在 我 心 內 ， 不 是 在 她 內 。 正 當 那 人 說 ： 『 她 消 失 了 ！ 』 時 ， 就 會 有 另 一 個 聲 音 大 聲 高 興 的 呼 叫 ： 『 她 來 了 ！ 』 這 就 是 離 別 。 」

經 過 了 八 年 淡 江 彌 足 珍 貴 的 學 習 ， 特 別 在 校 園 中 你 我 可 能 只 是 擦 肩 而 過 ； 似 曾 相 識 的 我 們 共 同 分 享 了 本 校 的 人 文 地 理 、 行 政 資 源 以 及 全 體 教 職 員 工 生 積 極 營 造 的 淡 江 文 化 ； 但 我 們 也 創 造 了 淡 江 歷 史 ， 並 塑 造 出 一 個 共 融 的 生 命 體 ， 我 想 這 正 是 身 為 淡 江 人 的 驕 傲 ！

海 明 威 在 獲 得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之 後 ， 把 獎 金 全 數 捐 給 了 古 巴 東 部 的 一 座 聖 母 堂 。 有 人 問 他 原 因 ， 他 說 ： 「 人 要 把 東 西 捐 出 去 之 後 ， 才 算 真 正 擁 有 了 它 。 」 今 天 ， 我 們 在 此 受 教 育 獲 得 學 位 ， 唯 有 貢 獻 所 學 ， 才 能 彰 顯 此 學 位 的 真 正 意 義 ， 並 賦 予 它 永 被 肯 定 的 價 值 ！ 共 勉 之 。